

历险故事集

LI XIAN GU SHI JI

- 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
- 俄底修斯历险记

* 改编：夏天

* 改编：罗雁



中国社会出版社



* T115566 *

历险故事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挪威)托尔·海尔达尔著;夏天编写。
俄底修斯历险记/(德)斯威布著;罗雁编写。—北京:中国社会出
版社,2003.2 修订(历险故事丛书)

ISBN 7-80088-958-0

I. 太… II. ①托… ②夏… I. 俄… II. ①斯… ②罗… III.
故事—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7025 号

丛书名:历险故事丛书

书 名: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 · 俄底修斯历险记

编 者:夏 天 罗 雁 编写

责任编辑:李威海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66051698 电传:66051713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三河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55.75

字 数:1113 千字

版 次:2003 年 2 月第二版

印 次:2003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88-958-0/I·121

定 价:99.00 元(全五册)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在美丽的南太平洋诸岛上,波利尼西亚人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们的祖先太阳神蒂基带领他的部族乘木筏漂过太平洋来这里定居。有一位年轻的挪威探险家海尔达尔在做了大量的考证后,为了证明古代人类有能力进行远距离的迁徙行动,于是6名探险家乘一只木筏从秘鲁出发,在海上漂泊了101天,航行4000海里,终于抵达了波利尼西亚的腊罗亚岛。从而有力地证明了波利尼西亚人是来自秘鲁这一不被人们信服的神话。

目 录

〈三〉 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

我知道了一个秘密.....	(1)
艰难的筹备.....	(10)
轻木树与轻木筏.....	(26)
“康蒂基号”出海	(52)
太平洋之旅.....	(70)
海上漂流生活.....	(93)
来到“天堂”之岛	(122)
可爱的波利尼西亚人	(145)

〈四〉 俄底修斯历险记

引子 俄底修斯	(167)
瑙希卡	(172)
淮阿喀亚人	(177)
库克罗普斯	(182)
波吕斐摩斯	(187)
风袋和食人族	(192)

喀耳刻	(197)
与喀耳刻化敌为友	(202)
阴间的王国	(207)
塞壬女仙和漩涡	(210)
太阳神的牧群	(215)
与淮阿喀亚人告别	(220)
忒勒玛科斯和求婚者们	(225)
忒勒玛科斯召集开会	(229)
俄底修斯访问牧猪人	(233)
忒勒玛科斯和涅斯托耳	(236)
忒勒玛科斯在斯巴达	(242)
求婚者的阴谋	(248)
忒勒玛科斯离开斯巴达	(252)
俄底修斯和牧猪人	(255)
忒勒玛科斯回家	(258)
俄底修斯父子相认	(260)
城内与王宫	(263)
俄底修斯回到城里	(266)
乔装的俄底修斯细察求婚者的表现	(269)
俄底修斯和乞丐伊洛斯	(272)
珀涅罗珀和求婚的人们	(275)
俄底修斯再次受辱	(278)
俄底修斯试探珀涅罗珀及女仆	(280)
从夜晚到天明	(285)
大宴会	(290)
射箭比赛	(293)
俄底修斯表明身份并参加竞赛	(296)

向求婚者复仇	(302)
恶仆们受到惩罚	(311)
俄底修斯和珀涅罗珀终于相认	(314)
俄底修斯与老父拉厄耳忒斯	(322)
雅典娜欲平叛乱	(329)
尾声 胜利者俄底修斯	(333)

我知道了一个秘密

有时你会发现人是多么不可理解。当我和我的五个伙伴和一只鹦鹉，终于踏上了我们的梦想之路：开始坐上一只木筏做一次冒险旅行时，一天早晨，当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身处一片无垠的大海中，一时竟忘记了自己是在做什么了。然后禁不住会问自己，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在这样的心情中，坐在木筏上，打开一本被露水打湿的航海日记，在上面写道：今天是五月十七日，挪威的独立节。海上的浪很大，但却是顺风。今天是我的值班日，有七条飞鱼和一条鱿鱼飞到了我们的小木筏上，我还在托斯坦的睡袋里找到一条不知道名字的鱼……

写到这我停住笔，今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而我却是在一片蔚蓝的大海上。放眼向左边望去，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巨浪汹涌着从我们的身边涌向那可望而不可及的蓝天。右边是座竹舱，这座伸不直腰的小竹室就是我们六个“冒险家”的家了。舱内仰卧着一个满面胡须的大汉，他正一边读着歌德的书，一面把脚趾头插到屋顶上竹架子的空档处。

“本格特”，我一边推开想爬到航海日记上的鹦鹉一边问他，“你说，我们怎么会干起这种傻事呢？”

“天才晓得，你怎么连自己出的鬼主意都搞不清了，不过，我还是认为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了不起。”

本格特说完，又像没事似地继续看他的歌德。他对我的迷惑并不是十分地关心。舱面上三个半裸的人正在骄阳下忙碌着。他们满脸的络腮胡子，浑身上下被晒成棕色，脊背上挂满了晶莹的汗珠，看见他们这副模样，你就会知道他们都是乘木筏航行的老手。

艾瑞克拿着六分仪和一叠纸弯腰走进舱内。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西经 98 度 46 分，南纬 8 度 2 分。伙计，我们走得可真不慢啊！”

他拿起我的铅笔，在竹壁上的一张航海图上画了一个小圈。从秘鲁海岸卡亚俄港出发至现在，他已划了 19 个小圈，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一条曲线。这时赫尔曼、科努特和托斯坦也挤进来看。

“我们离开秘鲁港已经 850 海里了，”赫尔曼趾高气扬地说。

“离最近的岛可还有 3500 海里呢，”科努特小心谨慎地说。

“准确地说，我们是在月亮下面，海床以上 15000 英尺的地方，”托斯坦过来搭话说道。

现在我们都自己的准确位置了，大家也不再说话，而我又陷进了思绪中，慢慢地回忆起这件事的来由。

这件事应该从去年冬天纽约的一家博物馆办公室开始。也许还要更早，需要追述到七年前，从太平洋中马克萨斯群岛的法土希伐岛开始。我们这次的航行，若不是被东南风刮到塔希提和阿莫土群岛，我们也许还会

在那里靠岸，从我们的出发点到那里除了几千海里的大洋外，没有任何陆地可以停靠。

我还清楚地记得七年前的情景，我当时和妻子一起停留在那个岛上，为了采集生物标本，收集在那个岛上已经消失的文明遗迹和残存物。

为此，我作为那里惟一的白种人生活了近一年的时间。那是一个与文明世界遥远得无法理解的地方。我和妻子自愿放弃文明世界的种种好处，同时也躲开了它种种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自己在海滩的棕榈树下造了一间屋子，我们在太平洋上岛屿的热带丛林中渔猎而食。

一天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面向大海，坐在洒满月亮银辉的沙滩上，耳边飘荡着树林和风嬉戏的沙沙声；闻着一阵阵袭来的海水咸味和林木散发的芳香。每隔一段时间，波涛从海上滚来，巨浪的声响又淹没这一切。海浪撞在岸边的岩石上，惊起万点浪花，这点点浪花在波光粼粼的月光礁石间喧哗着，发出清脆的音乐般声响，然后一切又归于沉寂。海水就这样周而复始地拍打着海岸。

“真奇怪，为什么只有这边才有这么大的风浪？”妻子问我。

“因为风总是向这边吹来，所以海浪总是向这边涌，”我说。

我们良久地坐在海滩上，领略着大海的雄伟风姿。

自古以来，这岛上的鸟类到海上远航，外出捕鱼时都向着东方飞行，等夜晚吃饱肚子时又乘东风返回。连这岛上的花草树木及庄稼也完全依靠这东风带来的甘

霖生长。而当时我们坐在沙滩上，就已十分清楚，在东方水平线后面那遥远的地方，是南美洲辽阔的海岸，而横亘中间的是4000海里空寂的海面。

这一点连最早来岛的土著人都十分清楚，而今日的岛上居民也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坐在海滩上，凝视着天空中的浮云和月光下的大海，听着一位岛上老者的述说。他半裸着蹲在那儿看着一小堆篝火的余辉发呆。

“蒂基，你在问他吗？”老人十分庄重地回答我。

“他既是神又是酋长。从前，我们就住在大洋彼岸那片辽阔的土地上，是蒂基带我们漂洋过海来到这岛上的。”

老人一边用树枝挑亮篝火，一边默默地沉浸往事的怀念中，看得出，他是多么崇拜自己的祖先所做的伟大事业。这位老人是法土希伐岛东岸已经灭绝的部落中惟一的遗子。他记不清自己的年龄了，但他那如同朽木一样枯干的脸色，似乎已在风雨酷日中渡过了百年光阴。岛上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也没有人相信关于伟大的酋长，太阳神之子蒂基的传说，而那位老人是记得祖先历史中的一个。

那个晚上，我一直被关于蒂基、关于岛民来自大洋彼岸的传说而激动，伴随着那海浪拍岸的声声低响，我始终无法成眠，仿佛时间又回到了从前，又仿佛就在昨天，蒂基和他的跟随者正在海滩上从浪涛中登上海岸。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奇妙的联想，转过头对妻子说：“你看见了吗，那森林中的蒂基巨大石像和南美洲已灭绝的文明遗迹太阳石是多么相似啊！”

那海岸上的浪涛还在喧闹着，我想那浪涛一定同意我的观点吧，这样想着，便欣慰地沉入了梦乡。

也许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缘起。而事情的结果是我们六个人和一只金刚鹦鹉乘上木筏开始了我们的探险。

我回到挪威时，把在法土希伐岛采集的一瓶瓶甲虫和鱼类，不顾父母、朋友的反对全部交给了大学的动物博物馆。从那一刻起，我决心放弃动物学来研究原始民族，希望有一天能够揭开南太平洋之谜，揭示出传奇英雄蒂基的真面目。

以后的几年中，我一直沉浸于太平洋民族史的研究。那小岛始终像梦境一般漂浮在我的眼前。我坐在书房中，不受时空的限制在故纸堆中遨翔。从一些科学著作中，从最早的探险家日记以及欧美博物馆中的珍藏丰富资料中，来寻找这一古谜的答案。但是我始终没有找到这些与世隔绝的岛民起源的答案，因为对于这些民族的起源从来就不曾有过统一的观点。

当第一批欧洲人冒险跨进浩瀚的太平洋时，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些与世隔绝的岛屿在他们到来之前已经有人居住了。他们来自什么地方？这些岛屿上还有着田地，有着村庄、庙宇和房屋。有些岛上竟然建有金字塔，还矗立着近四层楼高的石像。谁也讲不清这是些什么民族，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历史。

至于答案，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曾提出波利尼西亚人的故乡是马来西亚、印度、中国、日本、阿拉伯、埃及、高加索、大西洋岛甚至德国和挪威。但是每个设想都有着无法解释的漏洞。于是这个问题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在科学上人们无法对此解释的同时，人类的想像力就有了它大显身手的机会。于是人们对复活节岛上神秘的石柱以及岛上来历不明的遗迹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复活节岛上的遗迹令人想起南美史前文明的遗物，所以面对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人们猜测它和南太平洋诸岛一样是一个沉陷大陆留在水上的部分。

这个理论尽管被外行人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动物学家对南太平洋岛屿的昆虫和蜗牛进行了研究之后，便十分容易地证明了这个观点的错误性。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自有人类时起这些岛屿之间就互不相通，而且和今天一样与四周大陆隔绝。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原始的波利尼西亚人一定是在某个时期漂流到这些偏僻岛屿的。因为从北方的夏威夷到南部的新西兰，从西方的萨摩亚到东部的复活节岛，这些相距几千海里互不沟通的部落，都讲着波利尼西亚语的方言（他们都没有发展出独自的语言）。

所有的岛屿上都没有文字，除了复活节岛土著人保存的几块木板上无法破译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连他们自己也读不懂，可是他们的学校却以诗歌的形式传颂着他们的历史。他们崇拜从蒂基时代以来所有的酋长，而蒂基本人传说是太阳之子。

现代科学家们收集了各个岛上的当地族谱，结果发现他们的名字及辈数竟然全吻合。波利尼西亚人一代人平均年龄为 25 岁，这样推算，他们大概在公元 500 年左右来到这些岛屿。后来在公元 1100 年左右又有新的移民、新的文化来到这些岛上，从一系列新酋长的出现可以得到证明这个结论。

可是,后来的移民又来自哪里呢?尽管这些后来者十分聪慧,在许多方面有着高度文明的素质。可是他们带来的却是石斧和大量典型石器时代的工具。而在公元500或1100年间,除了个别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之外,世界上只有欧亚大陆才有这种石器时代文化。而印地安人在美洲大陆被发现时,仍然只使用那些石器,那些在南太平洋诸岛上使用的工具。

在今日南美的秘鲁共和国太平洋岸边向上伸展的群山中,曾经居住过一种人们所不了解的民族,很久以前这个民族突然从地球表面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身后留下了巨大的人形石雕以及梯形的巨大金字塔。这些石雕和皮特克恩岛、马克萨斯岛、复活节岛上的石像非常相像;而那金字塔和塔希提岛及萨摩亚岛上的金字塔一模一样。这些谜一样的民族用石斧在山中开凿出比大象还重的石块,再运到周围好几英里之外的地方,然后把它们一块块摞起来,筑成石拱、大墙或祭坛。

当西班牙人初来秘鲁时,已经在这里建立了宏伟帝国的印加人对他们说,那原野上巨大的遗物是由一个白皮肤的神族建造的。

他们教印加人的始祖从事建筑,教给他们礼节及习俗方面的知识。他们的皮肤比印加人白而且蓄着长长的胡须,身材也比印加人高大许多。后来他们突然地消失了,就像他们来时一样。印加人接管了国家的权力,以后南美海岸上人们再也见不到白皮肤恩师的身影,他们从太平洋向西驶去。

而令人感到神奇的是,当欧洲人到达太平洋诸岛时,当地许多人的肤色简直就是白色的,而且蓄着胡子。

有许多岛上的家族，他们全家都是白皮肤，头发有的略红，有的金黄色，眼睛是蓝灰色，鹰钩鼻子。而另外一些真正的波利尼西亚人的家族和他们完全不同，他们的皮肤是棕黄色，乌黑的头发，多肉而扁平的鼻子。波利尼西亚整块国土上都流传着神秘白人的传说，岛民们说他们就是这些神秘白人的后代。罗基文 1722 年发现复活节岛时，看见这些“白种人”时也是大吃一惊。复活节岛上的人们自己也能十分清楚地数出哪些祖先是白皮肤的。他们说最先来岛上的就是蒂基和胡图·马图亚，他们从东方一个太阳山国渡海而来。

当我的研究工作得到进一步深入之后，我从研究秘鲁的文化、神化和语言方面，都看出它和南太平洋诸岛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于是我开始把大部分精力都用来考证波利尼西亚民族之神蒂基的发源地。

在我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我终于找到了我要的材料。那是一篇印加人关于日神维拉柯查的传说，维拉柯查是秘鲁神秘白种人的最高领袖。传说中写道：

……维拉柯查是柯楚阿（印加人的一个分支）印加人对他的称呼，他的原名是康蒂基，意思是太阳蒂基。据传说，这些长胡子的神秘白人遭到另外一个部落的袭击。发生在的喀喀湖中一座岛上的战斗中，白种人遭到了袭击和杀害，康蒂基本人及他的密友逃到了太平洋岸边，到波利尼西亚另创新世界。

不过，从我在波利尼西亚看到的一些迹象说明，康蒂基部落独占群岛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很多迹象表明，有一种远洋独木舟曾把美洲西北部的印地安人载到夏威夷，从夏威夷又抵达各个岛屿；他们所乘的船是两只

独木舟绑在一起航行的。他们到来之后和康蒂基的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新的文明。这就是公元 1100 年左右第二批到达的石器时代民族。因此我决定到西北海岸的印地安人中间去挖掘具有古代波利尼西亚风格的浮雕。这是 1940 年，正在这时候，德国人进攻了挪威。

我在战争中度过了许多没有太阳的日子。最后，当和平终于降临时，我终于可以拿着我那一套完备的理论，到美国去把它公诸于世了。

艰难的筹备

当年我在太平洋海岛上，听到当地老人面对篝火讲述他本民族的传奇。多年以后我又和另外一位老人谈起这件事，我告诉他我要尝试着做一次探险活动。我们的谈话是在纽约一座大博物馆内的一间幽暗办公室里。

这位老人坐在工作台后面，他是一位花白头发却面容慈祥的老人。我们的周围陈列着一排排古代的陶器残片，这些历史的遗物也是解开古代疑团的钥匙。

“不行，绝对不行！”老人家几乎在怒吼着说，然后不安地在椅子上挪动着自己的身体。

“你错了，绝对错了，”他气愤地摇着头，好像要把我的观点甩到九霄云外似的。

“可是你并没有看过我的论点啊！”我指着桌子上的手稿用眼睛示意他。

“你以为人类史上的难题可以当作侦探小说来解释和推理吗？”他疑惑地反问我。

“可是我的结论并不是凭空捏造，是以科学的观察和记录的事实为依据的！”

他轻轻地把我的手稿推开说，“不错，我们并不知道当印加人夺权时那些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没有什么人能够从南美渡海到太平洋